

輿地紀勝

一

宋元地理志叢刊

(宋)王象之・撰

李勇先・校點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輿地紀勝

一

宋元地理志叢刊

(宋)王象之·撰

李勇先·校點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責任編輯:莊 劍 徐聞文 熊 志
責任校對:王大用 洪 滔 杜 偉 李文傑
責任印制:楊麗賢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輿地紀勝校點 / (宋)王象之原著;李勇先校點.
成都:四川大學出版社, 2005.10

(宋元地理志叢刊)

ISBN 7-5614-3250-X

I. 輿... II. ①王... ②李... III. 歷史地理-中國-宋代 IV. K928.6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5) 第 111031 號

書名 輿 地 紀 勝

作 者	[宋]王象之 原著 李勇先 校點
出 版	四川大學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(610065)
發 行	四川大學出版社
印 刷	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40 mm×202 mm
印 張	212.625
字 數	4100 千字
版 次	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價	980.00 圓(全十冊)

◆讀者郵購本書,請與本社發行科
聯系。電 話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郵政編碼:610065
◆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
寄回出版社調換。

版權所有◆侵權必究

◆網址:www.scupress.com.cn

前言

我國歷史地理學源遠流長，地理文獻十分豐富。就歷代地理總志而言，除《漢書·地理志》和《隋書·地理志》而外，現存著名的，如唐代有李吉甫的《元和郡縣志》，在北宋有樂史的《太平寰宇記》、王存等的《元豐九域志》、歐陽忞的《輿地廣記》；在南宋有王象之的《輿地紀勝》和祝穆的《方輿勝覽》。宋以後元、明、清三代都各有《一統志》的編纂。明代顧炎武《肇域志》和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也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地理總志著作。

就宋代地理總志而言，學術界更多地偏重於對北宋幾部地理志書的研究和利用，而對於南宋兩部地理總志却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。尤其是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一書，自從問世以來，其影響還不如稍後成書的祝穆《勝覽》，流傳也不廣。到了清初，《紀勝》嘗一度失傳，幸賴錢大昕訪求四十年，終於在錢塘何夢華齋中發現此書，經

阮元抄錄後，於道光二十九年正式付梓刊印，而此時所見到的《紀勝》已是嚴重殘缺不全的本子了。而岑建功從《大清一統志》、《方輿紀要》、《輿地碑目》等書中輯成《輿地紀勝補闕》十卷，又延請劉文淇（孟瞻）、劉毓崧（伯山）父子作《輿地紀勝校勘記》五十二卷，這爲《紀勝》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礎。不過岑氏輯補《紀勝》的內容很有限，而劉氏所作《校勘記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，如岑氏懼盈齋本《紀勝》卷九三南雄州碑記門《唐修路銘》條注云「唐給事中蘇口撰」，其「蘇」字後所闕一字，《校勘記》卷二一引《碑目》作「公」，今按《永樂大典》卷六六六，此闕字乃係「侁」字。其他校勘不當之處也時有所見。自岑本刊印後不久，清咸豐中，伍崇曜又以陳其銓所藏宋鈔本於粵雅堂開雕。在刊印之前，又延譚瑩對《紀勝》一書作過初步校勘，並與海寧楊文蓀所藏《紀勝》鈔本進行對校，「悉心釐定，留意補治，覓善本而無從，思誤書而敢信，朱墨互勘，靈光歸然」^①，改正了其一些錯誤。自清以後，對《紀勝》研究最深入、最有成就的當屬譚其驤先生，他

① 《樂志堂文略》卷一《輿地紀勝序》。

在《論方輿勝覽的流傳與評價問題》一文中^①，對《勝覽》與《紀勝》的關係、《紀勝》一書的流傳與今所見《紀勝》是否為足本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見解。認為《勝覽》一書「部分沿襲了《紀勝》的體例，但就內容而言，却跟《紀勝》並沒什麼關係」，並認為「劉毓崧的《紀勝》有續錄之說是不可信的，王象之祇記述了南宋的版圖，別無記述北宋版圖的篇帙」。近年來，又有鄒逸麟先生《輿地紀勝的流傳及其價值》^②、李德清先生《輿地紀勝的成書年代》等兩篇專門研究《紀勝》的文章^③，對《紀勝》的成書年代、流傳、版本以及史料價值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。李裕民先生《輿地紀勝輯佚》^④、《輿地紀勝續編研究》^⑤，李渤先生《輿地紀勝瓊州

① 《中華文史論叢》一九八四年第四輯。

②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影印本《輿地紀勝》卷首

③ 《古籍整理與研究》第七期。

④ 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一九九八年第二期。

⑤ 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二〇〇二年第四期。

部分糾謬》^①、《輿地紀勝瓊州菖蒲澗正誤》等文章^②，對於《紀勝》一書的輯佚與校勘做了深入的研究工作。但總的看來，目前學術界對《紀勝》一書并未引起足夠重視，這與該書在歷史地理學發展史上所處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稱的。我們此次對《紀勝》進行了一次較系統的校點整理，歷經數載，終於完成。下面就《紀勝》一書作者家世與生平事迹、編纂與流傳情況、輯佚、校勘與史料價值、《紀勝》與《勝覽》之間的關係以及《紀勝》的輯補等情況作一說明。

① 《中國地方志》二〇〇〇年第二期。

② 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一九九五年第四期。

一、王象之家世與生平

王象之，字儀父^①，南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，著有《紀勝》二百卷，《輿地紀勝續編》若干卷。王象之一生「博學多識」^②，其所著《紀勝》在當時就已爲學者所推崇。曾鳴鳳在讀了此書之後，對王象之「學識之博，收拾之富，攷究之精，會粹之勤，不勝嘆伏」^③。後代學者對《紀勝》一書的評價也甚高，謂其「能著成學術之

① 宋李璫《輿地紀勝序》云王象之字儀父。又元吳師道《敬鄉錄》卷一二云象之字肖父，或者爲象之小名亦未可知，猶如《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》所云王師愈「字與正，小名與老，小字齊賢」一樣。

② 吳師道《敬鄉錄》卷一二。

③ 曾鳴鳳《劄子》。按：懼盈齋本《紀勝》作「曾鳴鳳」，粵雅堂本《紀勝》作「曾巧鳳」，清吳士燮《南宋制撫年表》及清雍正修《廣東通志》作「曾治鳳」，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作「曾口鳳」，中闕一字，當攷。

功」^①。清阮元認為「南宋人地理之書，以王氏儀父象之《輿地紀勝》為最善」^②，伍崇曜也評價他「才似賈耽，學如任昉，勤蒐博採，勒成此編」^③。但對宋代這樣一位重要的歷史地理學家，《宋史》却没有他的傳記，而其他史書關於王象之的籍貫、家世和生平的記載亦多有不同之處。

王象之在自序及《紀勝》各卷首中皆稱「東陽王象之編」。李焘在序中亦云《紀勝》為「東陽王象之儀父」所著，但南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八却云「金華王象之」。同一時代所記就已有「金華」、「東陽」之異。宋以後諸書如《敬鄉錄》、光緒《金華縣志》、光緒《金華府志》等皆作金華人，《明一統志》金華府下亦云：「王象之，金華人。慶元間進士，博學多識，著《輿地紀勝》傳世。」但也有作「東陽人」者，如明曹學佺《一統名勝志》金華府東陽縣下云：「王象之，東陽人。」明

① 《金華賢達傳》卷九。

② 《通義堂文集》卷七劉毓崧《輿地紀勝序》（代）。

③ 《樂志堂文略》卷一譚瑩《重刊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序》（代）。

修《寧州志》卷一五官吏門云：「王象之，東陽人也。」以上關於王象之籍貫的不同記載，有必要作進一步攷辨。

首先，從金華王氏世系來看，其中有王彥超一族，從太原遷至金華。對於這支世系，清繆荃孫在《藝風堂文漫存》中已列表加以說明，但甚簡略。據明王禕《王忠文公集》卷二四《故成齋王先生墓表》有比較詳細的記載，再結合《宋史》、《呂東萊集》、《晦庵集》、《文定集》、《丹陽集》、《敬鄉錄》以及各種方志書的記載，可知金華王氏一族，本出自太原。入宋後，先遷至義烏鳳林鄉，之後一部分徙居婺州州治金華縣城，其餘仍留居鳳林，但仍與「城中王氏通譜」^①。若王象之爲金華人，又從其生父也屬王氏「師」字一輩來看^②，王象之出於表中所列金華王氏世系的可

① 《敬鄉錄》卷一三。

- ② 在宋代也有如王師尹、王師道、王師錫等，儘管以「師」字取名，但并不是金華人，故不能一概而論。

能性較大^①。又自序中言及「仲兄行甫西至錦城」，據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王益之，字行甫，金華人。同時代人所記當不會有誤。清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卷一四《輿地紀勝序》亦云：「王益之，字行甫，金華人，蓋即儀父之仲兄。」據此可知，王象之籍貫確爲金華，而不是東陽。按《宋會要》方域六之二二、《宋史》卷八八《地理志》、《勝覽》卷七載，婺州在宋代又稱東陽郡，金華是婺州附郭縣，鄒逸麟先生指出，在宋代「以其所在地府州郡號稱其籍貫是當時社會的風尚」，如祝穆在自序中稱「建安祝和甫」一樣，王象之在書中稱「東陽王象之」，亦當指郡名而言，而不是指東陽縣名。此論極是。

至於東陽王氏，由於史料缺乏記載，無從攷知其世系。在宋代，東陽王氏有名的在北宋有王德明，字俊卿，著有《鈍齋集》^②；在南宋有王全夫，名玉慶，潛心理

① 當然金華王氏還有其他世系，如南宋有王介（見《西山集》卷四六《王公墓銘》）、王夢得（見《魯齋集》卷二〇）等，又與表中所列王氏世系不同。至於王象之具體世系如何，當作進一步的攷證。

② 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九九。

與，從王柏游^①。又有王桂，字仲芳，號月溪，著有《四書訓詁》十卷、《詩文雜藁》十卷、《隨筆》一卷^②。又清張鑒據《宋史》卷四〇八《王霆傳》云王霆亦東陽人，高祖豪。嘉定四年登科，累官沿江制置副使，「嘗撰沿江等邊志」，有《玉溪集》。并以此推知「東陽王氏一家之學，確有淵源」^③，并認為王象之與王霆之間或許有什麼關係，但證據不足，故不能作為推斷王象之籍貫為東陽縣的理由。

關於王象之的家世，史書有不同記載。

首先，關於王象之的父名，宋以後就有王師古、王師亶兩種不同的說法。

先就有關王師古的記載來看，在北宋先後有二位王師古，一是紹聖三年通直郎王師古^④，後任武節郎，京兆、秦鳳等路保甲兼提舉，又據隆慶《趙州志》卷六、正德《趙州志》卷一，政和元年，武功大夫王師古任趙州刺史。宣和二年，改任提

① 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八二。

② 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四九。

③ 清張鑒《冬青館甲集》卷五《宋板輿地紀勝跋》。

④ 《宋會要》帝系八之五四。

舉秦鳳等路弓箭手①。宣和四年，又爲京兆府等路提刑②。北宋另一王師古，據宋葛勝仲《丹陽集》卷一三云，王師古與其兄王師心「俱嘗陞名禮部」。葛氏生於兩宋之際，《宋史》卷四四五有傳，云葛勝仲，字魯卿，丹陽人，中紹聖四年進士第，紹興元年乞祠，紹興十四年卒。基本上與王登同時。可知在紹興十四年之前，王師古就已陞名禮部。葛氏又言「是時師心始冠，已能用經術取上舍第，而師醇、師古皆軒然有邁往之韻」，「予固心器之矣」。按諸書所載，王師心中政和八年戊戌王昂榜進士（是年改元重和，故有云重和元年戊戌進士者），乾道初上章告老，以左奉議大夫致仕，乾道五年卒，享年七十有三。據此推算，王師心中進士時已有二十歲，正值「弱冠」之年，則其弟師古亦當有十五六歲，故纔能如葛氏所言「軒然有邁往之韻」。至宣和五年，王師古便以鄉貢試禮部，但未嘗中第，後未官卒。又據明王禕所作

① 《宋會要》職官六一之四四。

② 《宋會要》職官五九之一七。又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三三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條云「後軍統制王師古敢戰」，此顯爲「巨師古」之誤。

《故成齋先生墓表》云王師古鄉貢進士，光緒《金華縣志》王師心條下亦云王師古宣和五年鄉貢進士，上春官不第，未官卒。從以上兩位王師古的履歷推知，兩王師古顯然不是同一人。

此外，南宋還有一位王師古，元吳師道《敬鄉錄》卷一一、《金華賢達傳》卷八以及萬曆《金華府志》、雍正《處州府志》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、光緒《金華縣志》以及光緒《青田縣志》等書都有記載。《金華府志》卷六《人物門》王師古條下云中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張孝祥榜進士。《處州府志》卷九《政蹟》下云：「王師古，金華人，隆興間令，政尚仁厚，撫字以恩，鞭撻不施。」《青田縣志》卷八《名宦門》王師古條下亦云：「王師古，字唐卿，金華人。仁心爲民，鞭撻不輕施。召民受讞，率寬委勸以息爭，即罹於重典，曲從末減，不以深刻爲能。」可知在孝宗隆興間王師古嘗爲青田知縣。《敬鄉錄》卷一二王師古條云：「嘗爲南劍州學教授，刊《龜山遺書》。」又嘉慶《延平府志》卷七云，乾道間，任南劍州儒學教授。又據《宋會要輯稿》（以下簡稱《宋會要》）職官五四之四〇、食貨六九之三一云，淳熙七年至八年間，王師古曾知江陰軍，《金華縣志》卷六《人物》下亦云王師古「淳熙八年知江陰

軍」，而嘉慶《江陰縣志》卷一二則云淳熙十一年承議郎王師古知江陰軍。之後王師古又知江州，《永樂大典》（以下簡稱《大典》）卷六六七九「古」字條下云，王師古，紹熙四年知江州，《佩文齋書畫譜》載有《定江軍字碑》，云「紹興十二年重建，紹熙癸酉王師古立」，按紹熙祇有「癸丑」，無「癸酉」，癸丑爲紹熙四年，可知王師古紹熙四年仍在江州任上。又南宋樓鑰《攻媿集》卷三七云「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」，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一二五《科舉門》亦云王師古官「廣東提點刑獄」。

再從有關王師亶的記載來看，王象之《紀勝》一書中多處言及「先君子」，如今本《紀勝》卷二八袁州官吏門王師亶條注云：「先君子爲宜春簿，嘗作文誌月椿之苦，今減十萬五千餘貫，自先君子始。」據清劉毓崧、繆荃孫所見《紀勝》皆作王師亶^①。劉氏跋以爲《紀勝》袁州官吏門王師亶條下注中兩處言及先君子，「蓋師亶即象之父也。原本『師』字缺筆作師，『亶』字缺筆作『亶』，他卷『師』字不闕筆，

① 劉毓崧《通義堂文集》卷七《輿地紀勝跋》，繆荃孫《藝風堂文漫存》卷三《輿地紀勝跋》。

蓋因上一字與伯叔相同，而「亶」字必闕筆。」并認爲「宋代不諱『亶』字，其爲象之家諱無疑」^①。又《紀勝》卷三〇江州古迹門濂溪書院條（《大典》卷六七〇一亦引《紀勝》此條）云：「〔濂溪〕先生隱居廬山，有水經所居之前，亦以濂溪名之。後百餘年，象之先君子守九江，爲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。」則王象之之生父又爲王師亶，嘗知江州。按史：周敦頤熙寧初隱居廬山，熙寧六年癸丑卒，下距乾道九年癸丑適滿百年，師亶之知江州當在是年之後。又據《紀勝》卷一三一漳州官吏門朱熹條注云：「象之紹熙辛亥游廬山，親見晦翁所作《西原庵記》。」辛亥係紹熙二年，上距熙寧六年癸丑一百一十八年，與百餘年之數正相符合。王象之在自序中云：「余少侍先君宦游四方，江、淮、荆、閩，靡國不到。」廬山在江州境內，則象之游廬山或即在其父知江州任上，即在紹熙之初。

對於王象之生父兩種不同的記載，光緒《金華縣志》卷九人物門既立有王師古傳，又立有王師亶傳，遂分爲二人，并認爲王象之生父爲王師亶。

① 劉毓崧《通義堂文集》卷七《輿地紀勝跋》。

拙以爲所謂王師古、王師亶二人實爲王師古一人，其理由有二：

一是就宋代史籍來看，未見有關王師亶的記載，祇有關於王師古的事迹。《宋會要》及南宋樓鑰《攻媿集》皆作王師古，同時代所記當不會有誤；又元初金華人吳師道在《敬鄉錄》一書中也作王師古，同鄉人所記亦不致有誤。

二是從兩人仕履來看，若合之爲一人，亦不前後矛盾，且二人嘗在紹熙初皆知江州，則二人實當爲一人。

而造成後人誤會的原因大致有三：

一是清劉毓崧所見《紀勝》宋鈔本中「亶」字諱筆作「亶」，並認爲是象之家諱無疑。從字形上看，很有可能就是「古」字，而不是「亶」字。《紀勝》他處凡遇「亶」、「亶」字皆闕筆作「亶」或「亶」，或因刻工在雕版時以「亶」、「亶」字筆畫太多而故意闕筆所致，而影鈔者亦沿襲其誤，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闕筆而致誤，以致引起後人誤會。

二是「師亶」或是其小名，「師古」是其名，實即一人，這從宋人取名的習慣中可以看出。宋人往往有名、字，有小名、小字，如胡三省，名三省，字景參，小名